

论 《恶之花》

郭宏安 著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论《恶之花》

郭宏安
著

 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9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论《恶之花》/郭宏安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8
ISBN 978-7-100-16822-9

I. ①论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波德莱尔(Baudelaire,
Charles 1821-1867)—诗歌研究 IV. ①I565.0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252243号

权利保留, 侵权必究。

论《恶之花》

郭宏安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6822-9

2019年1月第1版

开本 860×1092 1/32

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13½

定价: 70.00元

— 目录 —

论《恶之花》

引 言	/ 003
第一章 逃出樊笼的一只“天鹅”	/ 009
第二章 在恶之花园中游历	/ 041
第三章 在“恶的意识”中凝神观照	/ 068
第四章 一个世纪病的新患者	/ 091
第五章 时代的一面“魔镜”	/ 112
第六章 应和论及其他	/ 134
第七章 在浪漫主义的夕照中	/ 161
第八章 穿越象征的森林	/ 185
第九章 按本来面目描绘罪恶	/ 207
第十章 “我将独自把奇异的剑术锻炼”	/ 229
结 语	/ 249

其 他

波德莱尔：连接新旧传统的桥梁	/ 261
《恶之花》赏析（九首）	/ 303

又一束“恶之花”	/ 336
说散文诗	/ 339
比喻式批评的凤凰涅槃	/ 344
“池塘生春草”：康复者眼中的世界	/ 356
批评：主体间的等值	/ 366
批评家的公正与偏袒	/ 377
白璧微瑕，固是恨事？	/ 387
诗人中的画家和画家中的诗人	/ 399
从一首译诗看梁宗岱的翻译观的一个侧面	/ 414

论《恶之花》

引 言

波德莱尔的《恶之花》，是一卷奇诗、一部心史、一本血泪之书。

恶之为花，其色艳而冷，其香浓而远，其态俏而诡，其格高而幽。它绽开在地狱的边缘。

1857年6月25日，《恶之花》经过多年的蓄积、磨砺，终于出现在巴黎的书店里。它仿佛一声霹雳，刹那间震动了法国诗坛，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；它又像是一只无情的铁手，狠狠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，令其发出“新的震颤”¹。

它不是诺瓦利斯的“蓝色花”²，虽然神奇诡异却并不虚幻缥缈，因为它就扎根在具体的时空里。它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

1 1857年8月30日雨果致波德莱尔书。

2 勃兰兑斯在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第二册（《德国的浪漫派》）中，对诺瓦利斯的“蓝色花”有详尽的分析，可以参考。

力，却令怯懦者畏葸不前，因为它揭开了人心最隐秘的角落。它又蕴藏着地火一样潜在的威力，使秩序的维护者胆寒，因为它是一颗不安的灵魂的抗议。

果然，《恶之花》遭到了“普遍的猛烈抨击，引起了人们的好奇”¹。“好奇”，正是作者的追求；“抨击”，也不能使他退缩。然而，跟在“抨击”之后的却是法律的追究，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。第二帝国的法庭自然不配做诗国的裁判官，可就在文学界，这本不厚的小书也引起了唇枪舌战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毁誉参半，相持不下。而且，毁中有誉，誉中有毁，迷离恍惚，莫衷一是，竟使得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久久不能排定。

儒勒·瓦莱斯问道：“他的‘不朽’能维持十年吗？勉强！”²

青年时代的艾米尔·法盖心中常想：“《恶之花》不是传世之作……”³

1884年，莫里斯·巴莱斯认为，有朝一日，《恶之花》“将被人遗忘”⁴。

1917年，纪尤姆·阿波利奈尔断言：“他的影响现在终止

1 1856年12月11日波德莱尔致布莱-马拉西书。

2 Jules Valès: *Charles Baudelaire, Europe*, avril-mai 1967.

3 转引自Alphonse Séché: *Les fleurs du mal de Baudelaire*, Sfelt, 1946, p. 174.

4 转引自Henri Peyre: *Remarques sur le peu d'influence de Baudelaire*, R. H. L. F., 1967, n°. 3.

了，这不是一件坏事。”¹

然而，1978年11月1日，法国《快报》周刊（第1426期）公布了一份《法国在读书》的调查报告，报告表明：百分之四十六的读者喜欢阅读波德莱尔的作品，而所谓“波德莱尔的作品”，只能是《恶之花》和他的散文诗集《巴黎的忧郁》，而后者可以说是前者形式上的对应物，在精神上“仍然是《恶之花》”²。此类调查报告几乎年年都有，而波德莱尔和他的《恶之花》也几乎总是名列前茅。

单靠统计数字，自然不足以说明一部作品的兴衰，一部作品的兴衰也不能完全说明它在文学上的价值。但是，在浩如烟海的历代文学作品中，《恶之花》至今仍拥有如此数量的读者，这至少可以告诉人们：《恶之花》历经一百三十年的风雨而不凋，依然盛开在法兰西乃至世界诗国的原野上，它的作者经受一百二十年的评说而未朽，依然像高山一样耸立在法兰西乃至世界诗国的土地上。

此中的奥秘，正如路易·阿拉贡所说：“没有一个诗人能比波德莱尔引起人们更多的热烈情绪。”³热烈者，极端之谓也。

1 转引自Henri Peyre: *Remarques sur le peu d'influence de Baudelaire*, R. H. L. F., 1967, n°. 3。

2 1866年2月19日波德莱尔致儒勒·特鲁巴书。

3 Louis Aragon: *Des plaisirs plus aigus que la glace et le fer*, in *Les lettres françaises*, 1957, n°. 622.

关于诗，维克多·雨果说它“灼热闪烁，犹如众星”¹，阿尔弗莱德·德·维尼看到的分明是“善之花”²，埃德蒙·谢雷却只闻到了令读者掩鼻的“臭气”³……

关于诗人，阿尔杜尔·兰波呼为“真正的上帝”⁴，T. S. 艾略特奉为“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最高楷模”⁵，费迪南·布吕纳吉埃却称之为“旅馆中的撒旦”⁶……

针锋相对，各趋一端，毁誉双方的“情绪”果然“热烈”。于是，人们自然要问：

毒草乎，香花乎，《恶之花》？

鬼耶，神耶，人耶，波德莱尔？

在一个分裂为阶级，阶级中又分裂为阶层，彼此间进行着长期的或暂时的、公开的或隐蔽的、激烈的或平和的斗争的社会中，一位引起了人们如此极端、如此敌对情绪的诗人必定是一位伟大的诗人。他的诗激发了人们刻骨铭心的爱和恨，这正是他的诗的力量、深度和美的表现。

多少年来，《恶之花》被包裹在一片神秘、危险，甚至邪恶的气氛中，诱惑着各个时代、各个国度、各个年龄的读者。

1 1857年8月30日雨果致波德莱尔书。

2 1862年1月27日维尼致波德莱尔书。

3 转引自Ernest Raynaud: *Charles Baudelaire*, Carnier, 1922。

4 1871年5月15日兰波致保尔·德莫尼书。

5 转引自Pierre Brunel: *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*, Bordas, 1972。

6 转引自M. Galliot: *Les fleurs du mal*, Didier, 1961, p. 5。

马克斯-波尔·福歇曾经这样描述过他最初阅读《恶之花》的情景：“《恶之花》被我的父母藏在柜顶……那口普通的柜子，在我看来，就是一株知善恶树¹。四十年过去了，我觉得还能感到当时的心跳，害怕楼梯上的脚步声，因不能完全读懂而痛苦，还有那看到愚蠢的图画时肚子里的骚乱……波德莱尔比其他人更使我体验到反抗和美妙的苦恼。他使多少人走出了童年时代啊！”²

童年，既是指生理上的童年，更是指精神上的童年。那些敢于正视社会和人生的读者，通过《恶之花》，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，体验到一个备受摧残的人生，听见了一阵阵从地狱中传来的呼声，他们的心中或许会生出一股怜悯的暖流，或许会腾起一团反抗的怒火，或许会敲响一阵自警的暮鼓晨钟……总之，他们会获得更冷静、更勇敢、更深邃的目光，从而不再为虚伪的纱幕所蒙蔽，不再为盲目的乐观所陶醉，也不再为世间的丑恶所吓倒。

《恶之花》是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，只有勇敢而正直的人

1 《圣经》故事中伊甸园内的一棵树。据《创世记》载，人吃了该树果子“眼睛就明亮”，同上帝一样“能知道善恶”；上帝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时，曾说园中所有果子都可以吃，唯此树的果子禁止吃，故又称禁果。后亚当和夏娃受蛇的引诱，吃禁果被逐出园。

2 《就波德莱尔答问》，《欧罗巴》杂志，1967年4-5月号。马克斯-波尔·福歇（Max-Pol Fouchet，1913-1981），法国著名诗人、小说家、批评家。

才能够摘食，并且消化。他们无须等待蛇的诱惑。

曲高和寡。《恶之花》从书店到马克斯·波尔·福歇的父母的柜顶，再到广大读者的书架上，这中间经过了多么漫长的岁月啊！波德莱尔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：“这本书只是为少数人而写的……”¹因此，《恶之花》的深刻和新颖没有被当代人理解，是一代一代的精英，甚至是其中最高层的那一部分迫使公众接受了波德莱尔。然而，《恶之花》真正的朋友是时间。资本主义的法国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，较高的物质文明和空虚的精神世界所形成的矛盾，给人们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焦虑、不安和惶惑，使得更多的人理解了当年波德莱尔发出的呻吟、抗议和警告。时至今日，人们说过的关于波德莱尔的话几乎可以和关于拿破仑的一样多，这说明，伊甸园中的这枚禁果正在向越来越多的人显示出鲜丽的颜色、散发出浓郁的芬芳和传送出神秘的暗示。

1 1857年7月20日波德莱尔致阿希勒·福尔书。

第一章 逃出樊笼的一只“天鹅”

鲁迅说：“倘要论文，最好是顾及全篇，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，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，这才较为确凿。”¹

波德莱尔的亲密朋友夏尔·阿斯里诺说：“波德莱尔的生平值得一写，因为他的生平是他的作品的评论和补充……人们常说，他的作品就是他本人；然而，他的作品并不是他这个人的全部。在写出和发表的作品后面，还有整整一部说过的、经历过的、用作为表现出的作品，这是必须要了解的，因为这一部作品解释了另一部作品，如他自己所说，是另一部作品的渊源。”²

马塞尔·普鲁斯特说：“一本书是另一个我的产物，不

1 《鲁迅全集》，第6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425页。

2 Jacques Crépet et Claude Pichois: *Baudelaire et Asselineau*, Nizet, 1953, p. 61.

同于我们在习惯、社会和恶习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我。倘若我们想要理解这另一个我，那非得深入我们的内心并且在我们身上把它重新创造出来不可。”¹

当代西方批评家更服膺普鲁斯特的理论，而逐渐抛弃了盛行于 19 世纪的、以圣伯夫为代表的“传记批评方法”。然而我们细考普氏之论，他所反对的似乎是对作家生平和作品进行表面的、机械的联系，而并没有在社会之我与创造之我中间进行绝对的排除。他这一段名言的要义是：理解一部作品不能完全诉诸智力，还必须借助直觉的领悟。因此，上述三位作家的言论不是相互排斥的，而是相互补充的。我们仍将从波德莱尔的生平开始，然而我们已经不指望它能够供理解《恶之花》的全部钥匙了。

《恶之花》第八十九首题为《天鹅》，这首诗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的最后三节是这样写的：

我看见了一只天鹅逃出樊笼，
有蹠的足摩擦着干燥的街石，
不平的地上拖着雪白的羽绒，
把嘴伸向一条没有水的小溪，

1 *Contre Sainte-Beuve*, Gallimard, 1954, p. 137.

它在尘埃中焦躁地梳理翅膀，
心中怀念着故乡那美丽的湖：
“水啊，你何时流？雷啊，你何时响？”
可怜啊，奇特不幸的荒诞之物，

几次像奥维德笔下的人一般，
伸长抽搐的颈，抬起渴望的头，
望着那片嘲弄的、残酷的蓝天，
仿佛向上帝吐出了它的诅咒。

在这意味深长、充满了象征的三节诗中，波德莱尔把人的处境和命运浓缩凝聚在生动而鲜明的形象之中。“天鹅”象征着人，“樊笼”象征着人所受到的困扰和束缚，“雪白的羽绒”象征着人在天堂中的纯洁无邪。然而摆脱了桎梏的人并未回到天堂，只是走出了小樊笼，进入了大樊笼，他的面前是“干燥的街石”、“不平的地”和“没有水的小溪”，他只能在心中怀念失去的乐园——“故乡那美丽的湖”。而那上帝居住的蓝天是“嘲弄的”，嘲弄在地上笨拙地挣扎着的人；它又是“残酷的”，听凭尘埃玷污雪白的天鹅。终于，天鹅怀着渴望复归天堂的心情向上帝发出了谴责，“吐出了它的诅咒”。这正是奥维德在《变形记》中描绘的在混沌中初生的人的形象：

造物主抬起了人的头，
命他仰望天空，注视星辰。¹

这个人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受到何种磨难，终生都将在向往希冀中度过，他的向往是天堂，他的希冀是获救。这不也是诗人的一幅自画像吗？波德莱尔正是一只逃出樊笼、在污泥中挣扎而诅咒上帝、怀念故乡的白天鹅。

夏尔·波德莱尔于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。

1825年左右，在巴黎的卢森堡公园里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位眉毛漆黑的老人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散步。老人指点着那一座座美丽的雕像，讲述着有关它们的神话和历史，孩子则出神地听着。这个孩子就是波德莱尔，他后来写道：“形象，这是我最初的强烈爱好。”²那个老人不是他的祖父，而是他的父亲，约瑟夫-弗朗索瓦·波德莱尔，那时已经年逾花甲了。

波德莱尔自称是“教士的儿子”，说他的父亲“先着僧袍，后戴红帽”³。

1 转引自《波德莱尔全集》第1卷，七星文库，伽里玛出版社，1975年，第1008页。

2 《敞开我的心扉》，《波德莱尔全集》第1卷，第701页。

3 转引自Marcel A. Ruff: *L'esprit du mal et l'esthétique baudelairienne*, Slatkine Reprints, Genève, 1972, p. 143。